

戏曲剧目选

烘房飘香

(豫剧)

编剧 湖南省戏曲工作室
《烘房飘香》改编小组

移植 王景中

21
1965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1965年11月

第 一 場

时 间：时近谷雨，采茶时节，烘茶头一天的下午。

地 点：南方农村某公社红溪生产队烘茶房。

布 景：舞台是烘房的外室，右设桌椅，左边是烘房，一扇大窗面对观众。

远处，茶园翠绿。

〔幕后合唱：芙蓉山，产名茶

千树万树采新芽。

用心着意来焙制，

烘房香飘千万家。

（歌声中幕启。林里香背着洗净的烘笼，从溪边回来。

她迎着春风，望着碧绿的茶山，精神振奋。

林里香：（唱）满山茶树绿盈盈，

岭前岭后扬歌声。

这歌声好象催阵鼓，

催我赶快把茶烘。

初出茅庐肩重任，

我必须虚心学习，团结群众，任务才能早完成。

翠林：（放下焙笼）

萧翠林：（内应）呢！（接着门窗砰的一声开了，翠林伸出头来。）

林里香：乔叔来啦没有？

萧翠林：他呀，连个影子也没见。里香姐，叫我说，对乔叔这号富裕中农，非得狠狠批评他一顿不行。

林里香：你看你，又急躁起来了，翠林，咱们先把准备工作做

好，等乔叔一来就马上烘茶好不好？

萧翠林：好嘞！

〔林里香与萧翠林下。〕

〔宋乔贵手拿旱烟袋上。〕

宋乔贵 （唱）生产队里人比人，
比来比去我最行。
耕锄犁耙不用讲，
烘茶更是头一名。
前几年烘房归我领，
父子两个挣双工。
谁知今年变了样，
烘房里头变章程。
里香当组长，
我成一个兵，
进宝儿子没有份，
摘掉我一颗财帛星，
叫我好心疼。
幸喜是里香的技术不过硬，
离了我宋乔贵还不行。
到烘房我先看动静，
探探里香啥行情。
先要她给我涨工价，
再要她让我进宝也上工。
技术怎能传外姓，
只有俺进宝能继承。
倘若里香不答应，

念一个紧箍咒我叫她头疼，

芙蓉茶要想烘好算她能！

〔宋乔贵故意咳嗽。〕

〔萧翠林，林里香出来。〕

萧翠林：哎呀，乔精细儿，哦，乔叔，天还没黑，你可来啦？

宋乔贵：对不起，对不起，家里有事，来晚了一会。啊，林组长！

林里香：乔叔，还是叫我里香吧！

宋乔贵：岂敢，岂敢，我宋乔贵礼当尊重领导。

林里香：乔叔，炭火也烧了，焙笼也洗了，你看看收拾的中不中？

宋乔贵：组长搞的，那还有错。好，好，好的很！

林里香：乔叔！

（唱）制名茶你是好手艺，

我的技术比你低。

望乔叔耐心带徒弟，

我们虚心来学习。

宋乔贵：（唱）林组长，别客气，

你的技术也不低。

说什么向我来学习，

咱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林里香：乔叔，请喝茶！

宋乔贵：哎呀！关老爷伺候周仓，这可担当不起呀！

（旁唱）

乔叔喊得甜蜜蜜，

想学烘茶心情急。

莫要错过好机会，
趁此我把工分提！

林里香：乔叔，开始烘茶吧？

宋乔贵：不急，不急。哦，组长，你调到烘房工作，担子重，
事情多，工分怎么算哪？

林里香：按底分计算。

宋乔贵：那怎么行啊！烘茶是技术活嘛，起码要给二十分才合理。

林里香：乔叔，你当老师傅哩，才只二十分呀！

宋乔贵：我……

萧翠林：这还不明白，水涨船高嘛！

宋乔贵：（急忙解释）呃，别误会，别误会，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一点都没这个意思，我是想替里香解决一点家庭困难哪！

林里香：乔叔，谢谢你关心，家里有困难，我自己能克服，我不能有点本事就向集体伸手，要加工分。

宋乔贵：到底是团员，积极分子，……（对里香，话中有话）里香，你这种大公无私的态度，烘一级茶的技术准能（强调“准”字）学会。

林里香：那还得靠乔叔多指教。

宋乔贵：可别这样说，你也是老师傅嘛！

林里香：看乔叔说的，我算啥老师傅哇？

宋乔贵：你住过训练班，粗茶，细茶，一级茶，啥茶你不会烘！

林里香：我只会烘粗茶，一级茶虽说也烘过，可是在看火色上，还不过硬咧，还得靠乔叔多指教才行。

宋乔贵：（旁白）就是要卡你这一点！

萧翠林：乔叔，烘高级茶容易学吧？

宋乔贵：（故弄玄虚）说难也容易，说容易也难，说不难也不容易，说不容易也不难。

萧翠林：别说的那么唬人！

宋乔贵：翠林你别不信，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烘一级茶可真是有点讲究，烘得好能叫茶叶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细而不断，色香味形，样样合格，烘得不好，可就烧成炭末子啦！

萧翠林：哎呀，里香姐，烘茶这样难学！

林里香：再难学，只要乔叔真心实意教，还怕我们学不会。乔叔，你说对不对？

宋乔贵：哎……对，教嘛算我的，只是这……

林里香
萧翠林：什么？

宋乔贵：咳！你们看嘛，这烘房里人手少，杂事多，你们学烘茶，没有人打杂；你们要打杂，又耽误学烘茶，这事可不好办哪！

林里香：乔叔，你是说再添个人？

宋乔贵：对！最好增加一个打杂的，给我供个下作，你俩在一边专心专意学烘茶。包你三天之内把关过，六天之内全掌握，九天之内超过我。请问组长，你看如何？

林里香：那你看添谁合适？

宋乔贵：这人嘛，是不好挑，我想啦，咱队里会这号活的可没几个人呀？（故作为难地摸了几下头）

林里香：那我看……

宋乔贵：你看哪个合适？

林里香：（唱）街东头那个李尚志？

宋乔贵：（唱）他脾气太大没本事。

林里香：（唱）西头那个满姑娘？

宋乔贵：（唱）她毛手毛脚太慌张。

林里香：（唱）那就请村南刘大伯。

宋乔贵：（唱）他心又笨手又拙，心笨手拙使不得。

林里香：（唱）数过来，数过去，只有进宝你儿子，

宋乔贵：（唱）才相称，

萧翠林：（唱）那不行，全体社员不赞成！

林里香：是呀；进宝过去在烘房里表现不好，社员们都有意见，乔叔也不是不知道。

宋乔贵：知道，知道，进宝这孩子不爭气，政治没挂帅，思想不进步……（旁白）又是一个橡皮钉子。哼！我不教，看你们思想好的能烘出一级茶来！

萧翠林：时间不早了，快烘茶吧！

宋乔贵：（故意磨时间）别着急，抽袋烟再说。

林里香：乔叔，总这么歇着，任务怎么完成啊？

宋乔贵：好，那就开始烘吧！（欲入内，见林里香跟着宋乔贵止步）（旁白）哼！你们想学看火色的技术呀！别喜欢早了！（对林里香）组长，你在外面把这篓叶子检检，等会儿好烘。

林里香：我先看你烘完一笼再检吧？

宋乔贵：那……就让我来检。

林里香：（明知他有意支开自己，克制着）那还是我来吧。

宋乔贵：这就有劳组长啦，嘿嘿！（下）

萧翠林：里香姐他这是故意拦阻你看火色，学技术。

林里香：不要紧……

宋乔贵：（内喊）翠林，快来烧火吧！

林里香：翠林，你快去吧。

萧翠林：嗯！（气冲冲下）

〔内宋乔贵声：“火大些烧，你们要学技术，就得先学会烧火！”〕

林里香：（边选茶边唱）

萧队长总说团结最要紧，
对乔叔千万不可闹纠纷。
我自问，诚心一片对待他，
谁料他把我当作好欺的人。
未烘茶先提工分涨工价，
又要把儿子带进烘房门。
两个条件未应允，
霎时脸色阴沉沉。
借机生事找矛盾，
磨磨蹭蹭慢吞吞。
看起来他把技术当资本，
和集体揣的两条心。
我若是一味迁就忍忍忍，
怕只怕满山绿茶不等人。
还是支书讲的对，
团结必须有斗争，千真万真！

〔烘房内，萧翠林与宋乔贵争吵声起。〕

宋乔贵：（内白）怎么搞的？火烧大点！

萧翠林：（内白）好，烧大点。

宋乔贵：（内白）太大啦，小一点！

萧翠林：（内白）好，……小一点！

宋乔贵：（内白）太小啦！

〔萧翠林气冲冲地上。〕

萧翠林：里香姐！

林里香：怎么回事儿？

〔宋乔贵上。〕

萧翠林：他一会儿说火大了，一会儿说火小了，故意找岔子！

宋乔贵：那个故意找岔子？你与我不合手嘛！

萧翠林：哼！我知道只有你那进宝儿子，才与你合手。

宋乔贵：哪……

〔稍静场。〕

林里香：（想了想，从容地）乔叔，翠林初进烘房，还不会烧火。翠林，你来选茶，我去烧火。

宋乔贵：（瞠目）你来烧火？！

林里香：乔叔，你放心，（软中有硬）我不是初进烘房，我来烧火，保险你满意！请吧！

宋乔贵：啊！就……就来……

〔林里香入内。〕

萧翠林：哼！（选茶）

宋乔贵：（又气又无可奈何地）嗯！

（旁唱）

我只说金箍咒一念显神通，

没料想里香面前全不灵。

这闺女不吃软来不吃硬，

我一连碰了她几个橡皮钉。

林里香：（出现在窗口）乔叔！

（唱）火已烧好等你用，

宋乔贵：哦，

（唱）就来，就来！……

〔林里香隐去。〕

萧翠林：（接唱）你磨洋工！

宋乔贵：嗯！

（唱）他两人内外“将军”把我窘，

〔林里香和萧翠林又一阵催促。〕

宋乔贵：（接唱）无奈何只好装病说牙疼！

林里香：乔叔，来烘茶吧！

宋乔贵：（捋手卷袖，准备进去，突然装病）哎……哎哟！

萧翠林：又来了名堂！

宋乔贵：哎……哎哟！我的牙又疼啦，哎哟！

〔林里香上。〕

林里香：乔叔，你怎么啦？

萧翠林：（跑过去）他的牙又痒啦！

宋乔贵：（忙纠正）疼啦！

萧翠林：疼疼，早不疼，晚不疼，偏偏里香姐帮你烧火的时候就疼，明明是装哩！

宋乔贵：唉，谁没病肯来咒自己呀，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哎哟！哎哟——！

林里香：（冷静地）那我去给你请医生来！

宋乔贵：（忙拦住），组长，我这病几个白片片治不好，我是虚火上升。只怕得请假歇几天才行。哎哟，这实在是没办法，烘茶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啦（交炒手）你们好好烘

吧！哎哟！（旁白）哼！不怕你们不来求我！（急下）

萧翠林：呸！去就去吧，有点本事，就再拿不完的大糖啦！

林里香：是呀，他是卡我们技术还不过硬。

萧翠林：里香姐，我们就让他卡？

林里香：让他卡？不！翠林，我问你，这田？

萧翠林：田？

林里香：田是人开出来的！这路？

萧翠林：路是人走出来的。

林里香：宋乔贵有两只手，

萧翠林：我们也有手一双！

林里香：对！不能让他卡住，我们争口气，自己来烘！

萧翠林：对！

〔林里香、萧翠林同下。〕

〔萧炳林挑担新茶急上。〕

萧炳林：（唱）春雨下来茶易烂，

火烧眉尖心不安。

动员乔叔加班赶，

我坐守烘房破难关。

里香，里香！

林里香：（从窗内答话）萧队长！

萧炳林：（急问）你烘了多少笼？

林里香：一笼也没烘，

萧炳林：啊！宋乔贵哩？

林里香：宋乔贵跑回去啦！

萧炳林：什么？他跑回去啦？为了啥呀？

萧炳林：（唱）一开口先要求把工分涨，

又要他儿子上工来烘房。

萧炳林：（唱）这个人就是话难讲，
处处爱耍个鬼名堂。
怎奈是烘茶季节如救火，
也只有先答应以后再商量。

林里香：（唱）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他损公利私没啥商量。

萧炳林：（唱）做工作方法要灵活多样，
用不着小题大做来夸张。
朱乔贵他是个团结对象，
处理这内部矛盾我比你强。

萧翠林：（内声）里香姐，快来看火色！

林里香：我现在要烘茶，等会再跟你谈吧。（入内）

萧炳林：什么，你们烘茶？不行，这号名茶，你们不能烘！

〔萧炳林急进烘房，旋被萧翠林推出。〕

萧翠林：哥哥！你别来泼冷水好不好？（关门）

萧炳林：（跑到窗口）里香、翠林！……（无人答应）喂！不敢烧过火，烧过火，茶叶就烧焦啦！（急得在台上直转，一会，又跑至窗口）喂，火力也不敢小了，火功不到堂，会出次品茶！（拍打着窗框）听见没有？（仍无人答应）哎！这些年轻人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真要把我急死！

〔在紧张的音乐声中，林里香端茶上，萧翠林随上。〕

萧翠林：哥哥，你看，茶叶烘出来了！

〔萧炳林迎上去，三人急看，同时各抓一把茶叶，看，茶叶烧焦了！锣鼓配合着三人各自不同的心情和表演。〕

林里香：烧焦啦！

萧炳林：我早知道有这一回！

（唱）烘茶不是炕锅饼，
不懂诀窍烘不成。
你们作事太任性，
糟踏了集体财产难道不心疼！

林里香：（唱）茶叶烧焦有原因，
那里丢针那里寻。
你应该帮助我们找教训，
一次生二次熟难不倒人！

萧炳林：（唱）新茶抢制紧万分，
哪有时间找原因？
都怪您要 and 乔贵闹矛盾，

萧翠林：（唱）他不该乘火打劫来卡人！

萧炳林：（唱）为人就怕小不忍，
逞强好胜害死人！

林里香：（唱）不是我们小不忍，
是他和集体两条心。

萧炳林：（唱）依你说这事该咋办？

林里香：（唱）求人不如求自身。
再烘几笼作试验，

萧翠林：对！

萧炳林：算了吧！

（唱）没见过你们这些年青人！

常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
你们是到了黄河还不死心！

里香，你们烧焦一笼就算了，还是去把乔叔请来吧。

林里香：炳林哥，我们不能去呀！

萧炳林：翠林，你去！

萧翠林：我也不去。

萧炳林：好，你们都爱面子，那就我去！（欲下）

林里香：（激动地用双手挡住萧炳林，大声地）你也不能去。

〔静场，空气突然紧张起来。〕

林里香：炳林哥，我们不能没有志气！

萧炳林：（严肃地）同志，现在是什么时候？！茶叶全烂了，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群众！（冲下）

萧翠林：哥哥，哥哥！（追下）

林里香：（激动万分，唱）

捧茶叶，似火灯，
茶叶烧焦我的心更焦。
眼看春茶容易老，
偏遇着技术关前摔一跤。
烘茶本领学不好，
千斤重担怎样挑！
萧队长去把乔叔找，
助他头插野鸡毛。（思考）
哪怕他宋乔贵“拿糖”取闹，
哪怕他萧队长横加阻挠。
千难万难难我不倒，
船到滩头不能歇篙！

〔林里香思索烧焦的原因。把烧焦的叶子和新叶子比较，再揉搓新叶子，突有发现。兴奋地欲进烘房，又止。〕

林里香：我找春山伯去！

〔邓春山、萧翠林上。〕

萧翠林：里香姐，支书春山伯来啦！

林里香：春山伯！

邓春山：里香，我都知道啦！怎么样，没泄气吧？

林里香：没有。

邓春山：好，有志气！

萧翠林：（端起烧焦的茶叶）春山伯，你看！

邓春山：你会烘茶，为什么把茶叶烧焦啦？

林里香：我刚才找了一下原因。这芙蓉茶的叶子细嫩，我用的
是烘粗茶的火力，难怪把它烧焦啦。

邓春山：对！我还听烘茶的老把式说过，芙蓉茶烘到差不多的
时候，要“猛火上头加一把，再来个急马陡收缰。”

林里香：急马陡收缰！

林里香：（有信心地）春山伯，让我们再试烘几笼。

邓春山：好！我跟你们一起来试烘。（高举炒手）

林里香：（激动地）春山伯！

萧翠林：

——灯黑、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紧接前场。

地 点：1. 中幕前——宋乔贵家门口通往烘房去的路上。

2. 烘房。

〔宋乔贵挑担箩筐，扁担上挂着两顶草帽，其中一顶有

进宝两字，从家里出来。

宋乔贵：（对内）进宝！

内：呃！

宋乔贵：孩子，快点来哟！这回到烘房烘茶，可得给爹争点气，别让外人再提意见啦。

内：知道啦。

宋乔贵：那我就先走啦。

（唱）林里香到底是扭我不过，

（念）烘茶谁胜我，

却让唱配角，

里香作领导，

还得跟我学，

这样吃亏事，

乔贵岂肯作，

讲理缠不过，

装病喊哎哟，

（接唱）萧队长他果然慌了手脚，

他亲自到家来找我，

（念）队长见了我，

好象请诸葛，

我比小韩信，

遇见他萧何，

条件没问题，

全都听我说。

雪里来送炭，

浑身暖和和。

（接唱）从今后这碗油水还该我喝。

〔宋乔贵兴高彩烈地下。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中幕启。

〔雀鸟声喧，东方已晓。

〔邓春山，林里香，萧翠林愉快地上。萧翠林手捧一茶盘。三人各抓一把茶叶细看。

萧翠林：好香呀！

邓春山：里香，我看这一笼，比那几笼都好的多。

林里香：嗯。春山伯，你看这算不算一级茶？

邓春山：叫我看算得上。

萧翠林：（高兴）好啊，我们烘出一级茶来啦！（欲下）

林里香：翠林，干什么去？

萧翠林：我呀！（唱）

村前村后去敲锣，
老老少少来集合，
开上一个庆祝会，
泡两壶一级香茶大家喝，
看一看乔精细的老脸往哪儿搁！（又欲走）

林里香：翠林！（唱）

这笼茶看着虽不错，
谁晓得质量究如何？
收购站还未检验过，
可不敢到处乱张罗，
没有过河就先湿脚！

邓春山：对对，现在这是不是一级茶，我们还缺少把握，应该先拿到收购站去检验检验！